

有这样一种女生 她不漂亮但**帅气** 她不温柔但**洒脱** 她无畏无惧活得分外精彩

在美女当道的今天 她玩的是个性 玩的是颠覆
她要让整个校园成为她的舞台 任其飞扬……



超级帅女生

司徒平安◎著 CHAOJI 大众文艺出版社
SHUAI NVSHENG



超级帅女生

司徒平安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级帅女生/司徒平安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80171-872-0

I. 超…

II. 司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9412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2.5 字数 150 千字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80171-872-0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

序

昨天，司徒平安告诉我，光明之洋的故事要出版了，封面会如何可爱，还有其他附赠云云，欣喜之情溢于言情。看得出来，她是极看重这本书的，对这本书的偏爱多半缘于对书中女主角光明之洋的喜爱。过去，她写过的书中的女主角有的妩媚，有的俏皮，有的精灵古怪，有的帅气明朗。而光明又是一种新的类型，一种较为复杂的类型。

当女主角有求于天剑时，装得像个乖女生；欺负高斯的时候则像个不良少女；在林纳的美食诱惑前，她不惜抛开形象；而心情恶劣时，又会到处惹事生非，动手打人手法老辣，更让人对她的过去产生无尽的猜想。她的面孔随时千变万化，只因她的心无拘无束，无限自在。

司徒平安把这样一个奇特的女生写得活灵活现，大概是因为在潜意识里对这样散漫随心所欲的性格，心向往之。以上尽是我的猜想。

司徒平安从小爱做梦，整日里胡思乱想，不思进取，原以为她会糊里糊涂，颓废一辈子了。可是她从信手涂鸦写写，到如今，居然出版了多本小书，可算是小有所成。对荒废了的学业有所交待，小时候的许多古怪之处也都有了合理解释，全家人都甚感欣慰。

当她叫我为之写序时，无论她还是我，都很开心。

①





超级师女生

希望喜欢她小说的朋友们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她；希望她继续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写作；希望她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踏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……

希望，这些希望化为动力，不要成为压力，不要成为负担。并以此纪念她在爸爸妈妈督促学习的声音中偷偷看小说的少年时代……

郭琴 2006 年 8 月 24 日





楔 子

枫林高中

一个高大俊秀的男生迈着有节奏的步伐走在教务楼的走廊里，质地纯良的白色休闲衣穿在他身上，衬托着他显得益发神采奕奕。现在是上课时分，校园里没人，不然以他的风采加上显赫的家世，早有无数女生蜂拥而来围绕上他了。

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安宁，一边朝学生会办公室走来。推开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走进去，习惯地坐在临窗的那张桌前。一周没有来了，白色的桌布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掀开桌布，码在桌上的一叠叠整齐的资料呈现于面前。这时，下课铃声响起，安静的校园顿被喧闹声打破。少顷，几位戴着学生会委员徽章的学生说说笑笑地走进办公室，一看见桌前的俊秀男生，几个人同时惊喜地叫出声：“竹宫会长？你来了！”

“各位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会长漾起温柔而迷人的笑。

“会长，听说你身体不好，请假休息了一周，现在好些了吗？”

会长点点头，“还好。对了，我不在的时候学校有什么事发生吗？”

“大事没有，小事倒不少。不过，放心，我们都应付的来。”委员们对会长的到来表现得十分热情，争先恐后地向他问这问那，会长只有抱着一成不变的笑耐心听着。

大家谈兴热络之时，门外出现一位学生，看到里面谈笑风生，他

①





超级师女生

敲了敲门，“请问，转学生的资料是不是交到这里？”

聚群聊天的一位女生抬起头，啊的一声叫起来，“是天剑！把表格交给我吧。”

新人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一叠表格递过去，“麻烦你了，那么我先走了。”

“哎，不多坐一会儿吗？”

“是啊，现在放学了，你还这么忙？”另一位女生也附和说。

“不好意思，真的有事。再见。”天剑浅笑，目光扫过临窗的男生，再次点了点头，离去。接待天剑的女生显得很失望。

竹宫只看了新人一眼，便隐隐觉得此人不简单，虽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，却掩饰不住天生的不凡气势。“他是谁？”

“噢，他叫天剑，新来的转学生。”

“会长，你不知道，前几天学校来了一批转学生，一共二十七人，这大概是我们香港枫林高中转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了。”

“是吗？这么多人？他们都从哪儿来？”会长奇怪地问。

“这是他们的资料。”负责接待的女生把天剑刚刚送来的资料交到会长手中，一面跟会长爆料：“知道吗，他们来的时候是一辆卡车把他们送来的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喏，资料上写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，可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好像来自同一个地方。好奇怪的感觉！”

“你的直觉也有失灵的时候。”会长轻笑。

他翻了翻这批学生的登记表，发现他们的资料提供的极少，好像只捡着重要的表格填，而且每张表里该填的地方非常公式化，有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。翻过所有人的资料后，会长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，“他们均来自不同的学校，为什么填的资料上除了名字年龄性别及所在的学校不同外，其它内容完全一样，有点奇怪不是吗，什么原因让



②





他们集体转入我们枫林高中？”

别人耸耸肩，不大关心，“谁知道。”

再次翻看了转学生的资料，会长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，在学生证件一栏里，转学生们在身份证前面清一色地写着一个代码，这个代码他知道，是标记重要人物的意思，这种标记通常只出现在一些政商界极其重要的人物证件上。为什么这批转学生的证件上也有这个标记？此外，在这些资料的备注一栏，校方用红笔给每张表都做了标注。

令人伤透脑筋，这批转学生到底是什么人，好像大有来头！

正凝神苦想间，来自操场的喧哗声惊动了他，侧头看去，原来操场上男生们正在踢球，拼杀正兴，外围站满了围观的学生，他们纷纷呐喊着为场内人助威。几声零星的呐喊声飘过来，“好棒哦，光明的速度惊人，简直比男生还强……甲班必胜，再进一球啊，光明……”

“好热闹，好像是甲班的学生在踢球。”办公室里的一个女生说道。

会长看了一会儿，很快，注意力被场中一个醒目的白色身影吸引住，他的速度快的惊人，像离弦的箭将后面追赶的人抛得远远的，球在他脚下像有了生命一样，控制自如。带球冲进对方禁区，进球之前，他回头看看其他人，招招手，然后很轻松地一脚将球射入球门，周围掌声雷动。好矫健的身手，好洒脱的举止，像耀眼的星吸引着会长竹宫的目光。他从抽屉里取出望远镜继续看着，只见被女生们包围的中心，那道白色身影朝这边侧了下头，一看到那人的真面目，竹宫不禁心头一震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不敢相信地喃喃自语：“好像啊，会是他吗？”

“你在说谁？会长？”一位女生耳尖，好奇地问了一句。

竹宫忙掩饰地一笑，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很意外，甲班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人，好像从没见过。”





超级帅女生

那位女生笑眯眯地说：“那当然了，她也是转学生的一个，你怎么会认识。”

光明？他下意识地翻出光明的资料：姓名：光明；年龄：16岁；籍贯：不详；性别一栏，清楚地写着一个字：女。





又是新的一天!

叠被下床，洗脸刷牙，我系上围裙，开始了早上的功课，自己做饭。从小到大，一直由别人照顾我的饮食起居，从不知道家庭厨房是什么样子。好在我经常看电视，做起饭来有模有样，做出来的饭也色香味俱全。周围人经常夸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头脑聪明，有远大前途等等，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奢望，只想当一个普通人，混在人群中很不显眼的那种。

吃过饭，换上干净的校服，走出大门来到附近的车库。一起来的同伴们，每个人都分了一间公寓和一部机车。我的机车是某公司新出的疾风新款，无论性能还是外型都叫人赞叹称绝。

我喜欢驾机车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想到为我们配备交通工具。平生最厌恶研究中心的我第一次对他们产生感激心。我骑上机车朝学校奔去，心情愉快之致。

“早! 同学!” 进了校园，我笑咪咪地朝每一个学生打招呼。

“呵呵，早。”

从另一位个子高高，走路很有节奏的男生旁经过，“早，帅哥!”

“光明?” 帅哥扭头看向我。

机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，我停了下来，天哪，原来是天剑! 我们这批人中的头儿! 一换上校服，我都认不出他来了。呵呵，早知道就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直接开过去了。

“在校园不要开得太快，另外，也不许太过张扬，这是我对你的忠告。”





超级师女生

“明白，明白，有事我先走了。”摆摆手，不等他说完，我忙启动机车，风驰一般驶离了他。

随他怎么说，我要过自己的生活！

机车开进专门停放机车的停车场，摘下头盔，锁好车，我开始打量左右两侧的机车。学生开车的人很少，所以，停在这儿的车几乎都是我同伴的，好像自从我们转来以后，学校才专门为我们建盖了这间停车库。扫遍所有的机车，我满意地发现，只有我的机车是最新型的，性能属第一。跟我比，他们的车只能算得上二流车。

紧挨着机车车库，是汽车停放的地点，有一辆红色的高级法拉利跑车正停放在那儿，在其它大众型汽车中显得煞是醒目。不知是谁的车停在这儿，前几天上学不曾见过这辆车，看来今天有位大人物来了。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辆拉风的法拉利啊，我拍了拍新车的外壳，艳羡不已。

⑥ “同学们把桌上的课本收起来，这节课我们是单元考试。”老师晃了晃考卷，然后在学生的唉声叹气中开始发考卷。一听要考试，我反而乐了。在枫林，最喜欢的事就是考试，因为交了卷后，我就可以自由支配后面的时间了，通常我会选择去后操场打篮球。跟往常一样，我早早答完题交了卷，然后在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中将考卷交上讲台老师手中。同学们看我的表情好像在看天外来客，其实我也奇怪，这样的题早在十年前我就做过了，没想到枫林高中的学生还在做这样简单的题。

走出教室，正要顺手带上门，一只脚及时横在门缝处，卫尔斯笑嘻嘻地也跟着出来了。“你把我这位天才忘了。去哪儿？”

我侧头，手指了指操场，“篮球，打不打？”

“没问题，我们一对一。”





这个时间，操场没什么人，取了篮球和卫尔斯来到篮球场。有几个女学生站在场外不远的地方，一脸发愁地抬头望着树上，叹气说着什么。我走过去，看了看上面，原来她们的球夹在树杈之间了。“这有什么难的，我帮你们。”我一手掌控着手中的篮球，瞄准树上的目标，准备打下来。

“你行不行啊，换我来吧，总比你准一些。”卫尔斯怀疑地说。

我笑着拦住他，给了他一个等着瞧的眼神，然后一甩手，大力将手中的球抛了出去，下一秒，两个球一齐掉下来。

“哎哟——”一个叫痛声，树后的草丛里站起两个男生，其中一个揉着头，恶狠狠地看过来，“谁干的，没长眼呀？”

刚接受完两个小女生的膜拜，就听见有人恶言相向，心里多了几分不快。为了维护人前的面子，我笑咪咪地把小女生送走，然后转身面向对方，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淡去。“不好意思，那个没长眼的人是我。”

“怎么说话呢你们？”卫尔斯叫道。

对方上下打量着我和卫尔斯，挑衅着走过来，“嗨，胆子不小，新来的吧，拿球打人连道歉的话都不说，怎么着，想打架？”

平生最恨那些恶形恶状、出言不逊的男生，我若无其事地活动着手腕，听卫尔斯叫道：“哟，我们还怕你们不成？”

卫尔斯正要上前，我笑咪咪地拉住他，“算了，和为贵嘛。跟他治什么气？”

卫尔斯瞪了对方一眼，准备放弃，不料，对方出其不意地一拳朝他击来，卫尔斯仰倒在地。我本想回头再找他们算账，没想到，他们动作这么快。看见卫尔斯被打，我不禁怒极，趁卫尔斯晕沉沉之际，我一手揪住对方的衣领，说了句：“同学，这回你该向我们道歉了。”





超级师女生

脚下麻利地一勾，登时撂倒了他。

对方飞快地站起来，正要反击，不等他站稳，我再次用截击术，更快地放倒了他。这一次，他彻底吓怕了，没想到个头比他们矮半头的我居然有这么高的技巧。我走近一步，他就后退一步，脸上露出明显的怯意。卫尔斯揉着太阳穴，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，力道还不小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我回头问卫尔斯。

他说着没事，晃着身子走过来。看见我半蹲在一旁，而打他的那个男生正紧张且警戒地看着我，狐疑道：“你对他做了什么？”

我装得很清白的样子，耸耸肩，“我们什么也没做，我们在交流心得，是不是？”我拍拍那个男生的脸。

对方忙点点头。

“还好，我们这么快就达成一致了。”我拍拍手，站了起来。“记住，以后想欺负人，先掂掂自己有几两重。”

卫尔斯看看对方，再看看我，益发怀疑地问：“喂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别说你什么也没做，我不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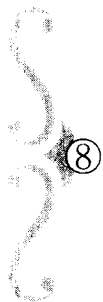
我无所谓地摆了摆手，“我一介女流之辈，能怎么样他啊，难不成我还动手打他不成？”

“没准。”卫尔斯摸了摸鼻子，低声哼道。

我手臂绕上他的肩，亲密地说：“行了，别去想这些事了，放学后，我们去冷饮店坐坐？”

“好，没问题。”

从后操场走过来，已接近下课的时间了，校园里明显的多了一些学生走动，有十来名女生聚在校园中心的喷泉池旁期待地张望，时而交头接耳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教学楼方向走来，我拉了拉卫尔斯：“老猫过来了。”





只见天剑抱着一叠作业本朝这边行来。来枫林才几天，他就混上了班上的课代表一职，听说很得老师的器重。对天剑，我和卫尔斯多少有几分忌惮，因为转学来的那天，我和卫尔斯一时逞能，当着同学们的面公然从教学楼二层跳下来，在同学们的一片惊呼声中，很不幸，被经过的天剑撞上。天剑严厉地指责我们不遵守学校秩序，拒绝为我们传信。此后见了我们常常冷脸相对，害得我们见了他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能避就避，或是绕道而行，总之不与他照面。

就像今天，一看到他来了，我忙拉着卫尔斯躲到喷泉池的假山后面。

“是天剑，他来了！”那群女生中一个惊喜的声音叫道。紧接着，等在那儿的一群女生迫不及待地像蝴蝶般拥了上去，团团将迎面而来的天剑包围住。“学长，我们想请教您一道题，可以吗？”

⑨

“题好难哦，我们谁也不会，拜托你了。”

“听说老师不会的题天剑都能做出来，给我们讲讲好不好？”一千人等七嘴八舌地央求。

天剑漾起煦如春风般的笑容，接过她们的课本，扫了一眼，然后耐心地讲解起来。趁天剑的注意力集中在课本上，我忙碰碰卫尔斯，“他现在注意不到我们，快走。”

卫尔斯和我溜烟从天剑的眼皮底下跑过去。“真看不出来，老猫还有这等魅力，一入学校就受到那么多女生追捧，为什么不是我们，说起来，我们两个不比他差到哪去。”

“没错，所以说，女人哪目光短浅，只看见眼前的天剑，却看不见比他更优秀的我们。”就着卫尔斯的话口，我大言不惭地接口道。

“你也是女生。”卫尔斯看了我一眼，突然迸出一句。

我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别拿我跟她们比，拜托你有点水准





超级师女生

好不好。”

闪出了天剑的视力范围，我们停下来，躲在绿化带后面探头后望，“放心吧，他没有看见我们，身边那么多女生围着，他哪有多余的精力盯我们。”我安心地说道

卫尔斯点点头，“光明，我们总这么躲他也不是个办法，他不想替我们传信，我们怎么办，总要想个办法才好。”

“两位在说谁？”一个声音意外地自我们身后响起，把我们吓了一跳，一起惊跳起来看向身后。

“考利？”卫尔斯拍拍胸口，叫道：“跟你说，以后不要这么安静地站在别人身后！”

考利是天剑形影不离的搭档兼副手，此人不苟言笑，说起话来一直平平谈谈的，“你们好像在躲人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”我飞快地否认，面不改色地说：“我们在体验生活。”

卫尔斯跟我是天生的搭档，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顺利接口道：“没错，就像这样，换一个视角观察事情，可以发现很多平日发现不了的事情。”

“是吗？你们没有观察……天哥？”

我和卫尔斯互视一眼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绝对没有。”

考利点点头，“难怪，天哥刚才冲我打招呼你们没有发现。”

天剑跟考利打招呼关我们什么事？我迷惑不解，拉上卫尔斯，企图开溜。“是吗，这样的话你快过去吧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考利伸出一只手拦住我们，“他让我带你们过去。”

“你们两个，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为什么还在外面晃？”天剑很有技巧地送走身边的花蝶们，静静地等我们走近，双手抱着作业本问道。

我讪笑：“班里考试，我们先答完的，出来了。”





卫尔斯也笑，“放心吧，天哥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光明正大地玩跷课，我们又不是那种人。”扭头看向我，给了我一个“就是吧”的眼神。

天剑明了地点点头，“没逃课就好，以后见了我，不要鬼鬼祟祟的。现在快下课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语音刚落，校铃响了起来。

送走天剑和考利，我撇了撇嘴，“貌似多了一位长官。”

“你怕什么，一脸心虚的样子，我们又没有做错事。”卫尔斯说道。

“别说我。上次跳楼被老猫看到，你不也一样，有本事被老猫骂的时候别那么胆小呀？”切~~~~

“我有胆小吗？”被身为女生的我奚落，卫尔斯面子有些挂不住了，他没好气地叫说：“你又没好到哪儿去？”

旁边有同学经过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什么什么？你们被谁骂了？”

我们一齐转头冲来人异口同声地喝道：“去你的！”

天剑拒绝帮我们传信，这叫我和卫尔斯伤透了脑筋。听说已有同学从他那里取走了家信，只有我们什么消息也没有，看来得罪了他没有什么好结果，毕竟他是我们一群人的头儿，上头钦点的。想到以后我们无法跟家人取得联系，我止不住地长吁短叹。我们坐在书桌旁，一起冥思苦想。半晌，卫尔斯挠挠头，试探地问：“你是女生，不然你去求求他？”

为什么是我，这家伙倒会想。我白了他一眼。

“我去管用吗？”我怀疑地问。

“试试看嘛，男生对女生总会心软些。”卫尔斯劝说。

第二天，按照先前的计划我来找天剑，下课铃响过没多久，我来到了天剑所在班级的教室外面。

“天剑，门外有个女生找你！”我听见一位同学好心地替我通报。





超级师女生

过了一会儿，天剑走出来，见是我，眉头微扬，“怎么是你？”他的声音平淡得听不出一丝感情。

我装出一副很文静很淑女的样子，低眉顺眼地轻声问道：“天哥，放学后可不可以一起走？有些问题想麻烦你。”

他平静地看着我，漆黑的眸底闪烁着费解的眸光。“这里的题能难住你吗？”那腔调仿佛在问承认的话你就是白痴。

汗死，我感觉心里有万只蚂蚁在爬，他的话总让我分外汗颜，“不是课上的。”

“如果是通信上的事，我好像已经拒绝你了。”说完不再理会我，转身回了教室。什么嘛，冷冷地扔给我两句话就离开了，一点同情心也没有。看来装柔弱的女生计划没有什么效果。亏卫尔斯还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膛说，男生最容易被女生的可怜相打动，去他的，一点根据也没有！我拖着脚步，万分没趣地回到班里，一进门，便对等在那儿听消息的卫尔斯长叹一声：“失败了。”一屁股坐在座位上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这个老猫真是铁石心肠。”听完我的叙述，卫尔斯也泄气地坐在对面，发起愁来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看向他，最好他能再想个好办法出来。

“让我想想？可能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。”卫尔斯安慰说，然后我们头碰头继续商议新的计划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——

放学时，我坐在校门房前的台阶上跷着二郎腿等着卫尔斯消息，没一会儿工夫，只见他脚下生风地狂奔过来，低呼道：“来了，他来了！”说完忙到门房里躲起来。

闻言，我忙站了起来，几步跨到校门口旁贴墙而立，双手垂在身前做出一副苦苦等候的模样。刚摆好姿势，就见天剑和几个同年级的人出现在我的视野中，并朝向这边走过来。考利看见我，扭头对天剑

